

厦门岛上的清水祖师崇拜

石奕龙

厦门岛上虽有祀奉清水祖师的庙宇，但比较少。乾隆三十一年编撰的厦门第一本地方志书《鹭江志》记载厦门有24座宫庙，但没有一间是祭祀清水祖师的。而根据道光十九年刊行的《厦门志》卷二分域略，祠庙条的记载，在志书中提到的73座宫庙中，只有两座是以清水祖师为主祀神的，如：“福茂宫，在内柴市，祀清水祖师。普佑殿，在后路头，亦祀清水祖师。”^①实际上，厦门还有一些主祀清水祖师的庙宇，而《厦门志》没有记载到。1941年，日伪时期的厦门市教育局第二科曾对厦门岛的寺庙斋堂进行了调查，除了寺院、斋堂等佛教的宗教崇拜场所外，在调查到的52座属于民间信仰的庙宇中，就有四座宫庙祭祀清水祖师。其中有两座是《厦门志》曾记载的，另外两座《厦门志》不曾记载。而且，其记载比《厦门志》详细一些。如：

普佑殿，在“普佑街52号”，建筑面积有“15.25平方米”，内“供奉清水祖师”为主。“庙建清初，迨乾隆廿二年(1757)再加修葺，历49年(1806)里人乃复捐资重修，至道光二年(1822)，黄养和等鼎力修葺，咸丰己未年(1859)由董事复购殿左曾家旧屋改筑洋室二间，以充主持香火之资，维新后，庙祝四散。”该庙有民间人士组成的董事会，由他们委派庙宇管理人，1941年时“由陈水胜负责管理。”该宫庙除了主祀清水祖师外，还供奉土地公等，“旧历八月十五日土地公诞，正月初六祖师诞”，是为该宫庙的热闹时候。

福茂宫，在“福茂宫街13号”，“房屋基地面积146.9平方米”，“供奉清水祖师”。“明嘉靖年间，时当大旱，有安溪人某，素业布商，不知其姓名，贩夏布来厦，自幼崇奉清水祖师，塑有一小神像不离左右携带，是日道经本宫，遇雨经朝不竭，迄晚欲归，忽所负之布担放光，屡抬不动，时而邻左右知而异之，团集围睹不知所由，中有一耆老欲穷此故，揭

此所藏，得清水祖师像，知师灵应，随呼里人馨香叩请祖师常住，遂立庙以祀之，迨民国后，兴废不一。现由大乘佛教会委派宗守法师负责管理。”

宗守法师为曹洞宗和尚，“皈依思心和尚，民国十三年在福建莆田梅峰寺受具足菩萨戒”，由该庙董事会请来管理宫庙。

后来，福茂宫由菜姑住持。解放后，住持为爱姑，曾在宫庙里组织福茂净业社、莲修团，后并入同戒会。^②此外，该调查还记载：“本宫所奉之清水祖师系本市有名的神医。”^③

和凤宫，在“和凤宫四号”，“房屋基地总面积31.75平方米”，“供奉清水祖师”，“此宫建自明朝，嗣后焚毁于海寇，至康熙己巳年间(1689)里人重修，及乾隆四十一年(1776)李天观以洋商恒借此宫为议事所，改建旧观。至嘉庆、道光间，洋商又屡次修建。民国廿九年(1940)间，乃由大乘佛教会派法师住持于此。”

该法师为“临济宗”的“释各明”，他于“民国四年皈依西净和尚。同年在宁波普陀寺受具足菩萨戒，经任浙江宁波宝圣寺住持”，是由和凤宫“董事会推荐管理之”。释各明边行医边管理，“靠其本人行医所得之诊金维持”庙务与生活。^④

福仁宫(又名二王宫)，在“二王街2号”，面积“18.5平方米”，“供奉殷王爷、清水祖师”。“殷王爷六月二十日寿诞，清水祖师正月初六日寿诞”。“福仁殿建自清嘉庆年间，祀清水祖师，于同治及光绪年中曾行二次重修”。该宫有民间人士组成的董事会，1941年时，由“胡振腾、陈天赐”当宫庙管理人。^⑤

从上述资料看，在40年代的厦门岛上，特别是在厦门市市中，有四座崇拜清水祖师的庙宇，其中有三间是以清水祖师为主祀对象，有一间是并祀清水祖师。实际上，在40年代时的厦门岛上，供奉有清水祖师的宫庙应不止这几间。笔者在厦门岛上的蔡塘村做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时，就在那里的村庙资寿院中，看到当地村民供奉的神灵除了主祀的东岳大帝、池府王爷、刘元帅外，也供奉有黑面的清水祖师。据该村村民讲，该村现居民曾姓的祖籍是安溪，所以他们迁徙厦门时也带来安溪的境主公——清水祖师，并建立资寿院供奉之，而没有崇拜该村蔡姓原供奉的主神东岳大帝。蔡姓式微曾姓发达后，原象征本地人的东岳大帝也就没人祭祀了。但后来，在一次与外村的械斗中，由于这个原来安溪移民没有

崇拜的东岳大帝“显灵”告诉他们，敌人要来偷袭该村，要他们摆下“剪刀阵”破敌，他们根据东岳大帝的“指示”打退了“敌人”进攻后，感东岳大帝对他们的恩惠与贡献，就把这位由蔡塘村原居民蔡姓主崇的东岳大帝作为曾姓的主祀对象，而把清水祖师改为配祀神，并一直延续下来。60年代，修建湖边水库时，资寿院被淹而毁。该村的神灵崇拜一度中断。80年代后，在现址上重建了庙堂，重塑神像，仍保持清水祖师为配祀神的地位。所以，在今天，上述市区内的四间清水祖师宫庙已在解放后的反封建运动和城市建设中逐渐消失了，而只有在蔡塘村的资寿院中还能见到厦门人对清水祖师的崇拜。

由此看来，厦门岛上的清水祖师信仰，主要是由明清以来迁居厦门，或来厦门做生意的安溪人带来的，如福茂宫的清水祖师是由安溪的布商为保佑经商旅途安全而随身带来崇拜的；蔡塘村资寿院的清水祖师则是由安溪人移民厦门带来的。这一过程大约从明代开始，因为明代郑成功对厦门的经营后，厦门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从事海外贸易的城市，成为除泉州、漳州外的一个新兴的城市和对外贸易的港口。在此发展过程中，闽南各地的居民也纷纷迁居厦门，杂处厦门。同时，为了保佑他们能在迁居地平安、顺利，也带来了各自乡间的神灵，因此也使厦门岛上的神灵组合比较杂，既包含有原泉州府形成的神灵，也包括有原漳州府形成的神灵。

其次，我们可以看到，厦门岛上的清水祖师信仰起自明代，随安溪移民与商人到厦门来而兴盛。而当安溪移民慢慢地本土化为厦门人后，清水祖师的信仰虽有继续，但也出现了一些慢慢衰弱的现象。这是与安溪移民变成厦门本地人相关的，如蔡塘村的安溪移民就是在转化为厦门人的过程中，把神灵的崇拜由崇拜象征安溪移民的清水祖师转变为象征本地人的东岳大帝。又如移居厦门市区的安溪人，在转变成厦门人后，也对祖籍地的境主神的崇拜有所冷淡，从而使祖师庙的香火“冷静”。因此，这种神灵崇拜的变化，实际上也就是迁居厦门的外来移民身份变化的象征。

其三，从上述资料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厦门人主要是把清水祖师当做与保生大帝一样的医神来崇拜的，如人们认为福茂宫“所奉之清水祖师系本市有名神医”，和凤宫的住持以行医来维持庙务和生活。由于清水祖师有药签，或许住持也会利用之。有的则把清水祖师视为王爷，如

福仁宫被称为“二王宫”就是实例。这大约是因为在厦门市區，人们从事的是商业、工业、手工业、服务业、渔业等而不是农业，所以对雨水的需求并不大，因此不必利用清水祖师信仰所具有的求雨功能，而主要利用清水祖师能治病救人的功能。

至于解放以后，由于宣传无神论和反封建运动，以及城市建设的需要，厦门市區里的民间信仰场所几乎都被没收为公产而改作他用与废止，清水祖师的崇拜场所作为民间信仰场所的一类，也遭受同样的结果，所以，厦门岛上现存的清水祖师信仰似乎并不多。然而，这种现象并不代表厦门的清水祖师信仰者的减少。据清水岩管委会的先生介绍，目前每年到安溪清水岩旅游与烧香的厦门人多达20万人次，这清楚地说明清水祖师在厦门的信众中影响甚为深广，它并不因为清水祖师庙的多少来衡量。

[注释]

- ①道光时九年版《厦门志》、鹭江出版社1996年版，第50页
- ②厦门市官庙调查表，48页、36页
- ③厦门市佛教志（初稿）（未刊），1996年，第67页
- ④厦门市官庙调查表，14页
- ⑤同上，44页

作者：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

